

“海骝马”：旷世牧歌的心力与信念

——评2026央视春晚歌曲《奔腾的海骝马》

◎白瑾遥 李树榕

202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——歌曲《奔腾的海骝马》一上演，晚会的气氛与观众的心境顿时逆转——静！即刻生成渗透心灵的沉静。

为什么？曲调，是原汁原味的内蒙古民歌《四岁的海骝马》；歌词，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中，徵调式的特点很鲜明，根源在于“和而美”的哲学根据。

《奔腾的海骝马》全曲贯穿徵调式色彩，明亮、开阔的音程属性与草原意象高度契合。作品以G徵调式开篇，乌日娜的无乐器伴奏唱保留着纯粹的巴尔虎长调悠远的质感，而长调之魂，是牧人心绪的自然流淌。由此，这段深情演唱虽很短，却以其女中音厚重的音色奠定了温暖、宽广的基调，如晨曦中草原的静谧、舒展，体现出蒙古族长调的自由韵律，又赋予作品以稳定的向心力。

歌曲第二段转入D徵调式，由蒙古族青年演员阿如那接续演绎，调性上行五度带来的些许沧桑感使叙事感加强，而蒙古族艺术家基因的浸润使歌声更具感染力。第三段升至B徵调式，由乌日娜、阿如那及95名内蒙古乌兰牧骑表演团队成员全体合唱，形成人声的“音墙”，自此，旋律线条由独唱的“点”扩展为合唱的“面”，音程跨度进一步拉宽，形成具有交响性的宏大音场。紧接着旋律调性再次升华，进入到F徵调，此时背景音乐呈现出一段高亢嘹亮的蒙古族长调，不仅是声部叠加，更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基因与现代合唱形式的有机融合，体现万马奔腾的群体意象，这不仅是47个乌兰牧骑队员所代表的模范自治区人民的情感，更激发出中华56个民族的共情与共鸣。

如果说，长调代表心灵的独白，象征一匹“海骝马”，合唱便是万马奔腾的群体力量。前者是回眸叙事的过去时，后者则是现在进行时以及将来时。

在内蒙古草原上，牧马人深谙4岁的马儿才会“懂事”：不再跑进别家的马群，认定自己的主人，从此就有了一生忠诚的归属感，当然，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于是，在许多影视剧中的，悠长、深沉而略带几分惬意或挚爱色彩的《四岁的海骝马》就会成为背景音乐：“四岁的海骝马，铁路飞扬；马鞭一响，它就奔向前方。美丽的姑娘，我的太阳；你那俊俏的宏影，

何时来到我身旁。”若是爱情主题，其运用了“兴”的手法“先引他物，以引起所咏之词。”若是理解为是人与自然（骏马）的关系，即象征手法“用具体物象，蕴含无限丰富的情感和思想。”然而，在迎接丙午年跨年的精神盛宴上，“四岁的海骝马”奔腾而来，踏着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祥云，深情而感人。

“四岁的海骝马，奋蹄向草原深处”，与亲情对应的爱是爱情，舞台前景有一对恋人正卿卿我我、难舍难分。当独唱递进到女声合唱时，歌词字字珠玑：“天籟草原奔流着霞光，马背上的牧歌思念远方，马背上的牧歌把梦照亮。”继而，蒙古族小伙子阿如那将《奔腾的海骝马》推向了高潮——“追风的骏马眷恋故乡，牧马的人啊为谁歌唱。金色的牧场心爱的姑娘，无边的草原深情似海洋。”策马扬鞭，是为了远方。远方的历练又是为了家乡。“追风”，就是追求理想，“故乡”，则是用一生守护和建设好的地方。有“心爱的姑娘”就会有家，“金色的牧场”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大合唱中歌者们迈着自信的脚步，步步铿锵；踏着海骝马的节奏，节节向前，真心真意真感情，豪迈中掀起冲击每一个观众心灵的巨浪：“马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……奔腾的大地辽阔吉祥。阳光洒落长调的柔情，温暖着每一张幸福的脸庞。”

说实话，深谙海骝马一到四岁必然确认归属，是自然规律决定的，而被歌者视为“心中太阳”的美丽姑娘，却用“何时来到我身旁”的疑问句，传递出不确定性的惆怅。可见，主题是鸟身，旋律是双翼，能够穿越几百年，依然使人心同频共振的原因就在于此。

那么，《奔腾的海骝马》呢？是因为旋律令人动容，还是歌词？

音乐史证明，蒙古族长调（乌日汀哆）历史悠久，“蒙古高原逐相兴起的游牧牧之族，音乐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历史。他们的悲欢离合、胜败兴衰往往寄托在音乐的语言之中。”在众多“音乐的语言”中，唯民歌与老百姓的生活最贴近，且始终伴随着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全程。蒙古族长调民歌即如此，其节奏，无拘无束；旋律，大起大落；歌词，信手拈来；音色，结实高亢；情感，悠扬奔放……这些特点的合力，是《奔腾的海骝马》之所以感人的硬核实力。

“有根有魂”，是许多网友和专家对这个节目的美誉，但，根是什么？魂在哪里？却值得从音乐本体深入探索。从一个音起，音调大开大合、跌宕起伏，最终以这个音结束，说明什么？是经历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考验后，形成的通透，是“看清了生活真相，却依然热爱生活”的刚强。即使旋律空灵而苍茫，也蕴含着起源于生活的热土又必然回归故乡的信念。于是，《四岁的海骝马》仅两个乐句，八度大音程陡然下行，竟出现了两次，一次是在“四岁的海骝马”这一乐段，将“海骝”下落到“马”的歌词时，那是舒缓而放松的心情，底层逻辑是对自然规律之笃定的信任。但是，当唱出“俊俏的倩影，何时来到我身旁”时，又一个八度的下降出现在“倩影”的“影”到“何时”的“何”之间，显然，人心的不拘，情感的变化，将实现美好梦幻的不确定性，通过单相思的忧伤流露了出来。因而，2026年央视春晚选定这个节目时，旋律没有丝毫改变，才是感人至深的地方。

同样的音高，借助节奏的变化，可以抒

发截然不同的情绪和情感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即使并非安土重迁的马背民族，离开母亲离开家乡，都会产生无言的难舍难分。所以，奶奶与孙女的亲情和牧马小伙子与美丽姑娘的爱情，都是离愁别恨的潜意识，当乌日娜演唱的第一乐句传递于阿如那时，即刻转调了，是传承的升级版，还是创新的期望，均寓于深情的歌声中：马背上的牧歌，把梦照亮，追风的骏马，眷恋着故乡。虽然“牧”与“歌”、“马”与“眷”之间，依旧是从高音5到中音5、高音3到中音3的八度下降，由于节奏加快，人们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忧伤，而是青年一代实现理想的决绝与坚定。于是，没有转调的女声合唱，强化了阿如那男声独唱的广度和强度，令春节联欢晚会的“春之声”得以审美力量的声张。

晚会的优势，在于视听形成的1+1大于2的冲击力。

就在阿如那独自冲向梯形台前方时，背景呈现出金黄色的大草原。“牧马的人啊，为谁歌唱；金色的牧场，心爱的姑娘。”歌词提醒：主题源于爱情，不囿于爱情。思念亲人，眷恋故乡，是爱国主义之根本——这是毋庸讳言的真理。

因而，歌声的第二次转调，成为身着牧区日常服装的95人的大合唱：“骏马飞跃风雪茫茫，马背上驮起，悠扬的春光。”伴随着众人豪迈而坚定前行的步伐，长调似乎升华为一首进行曲，踏实的节奏，一步一顿，坚定顽强的精神随着“牧人”追赶，天边的彩虹；奔腾的大地，辽阔吉祥。”歌词所呈现的巨大张力，耐人寻味：大地何以奔腾？辽阔何以吉祥？随之，第三次转调出现，这是合唱者集体的文化心境，也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“阳光洒落，长调的柔情；温暖着每一张幸福的脸庞。”升级版的合唱，是“蒙古马精神”的凸显，也是对前一个节目，即浙江义乌分会场《世界义乌中国年》由成龙与莱昂纳多·李奇演唱的歌曲《四海一家》的中国式解读。

当中国艺术家与美国艺术家用不同语言倾诉“我们是世界，我们是孩子”时，歌词的主题究竟是什么？就在歌曲即将结束的字幕上出现了“愿地球村的人们都相爱……永远相信四海是一家”时，《奔腾的海骝马》一出现，就是中国人民用手中的笔，蘸着最质朴的情感，续写的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”和“维护世界和平”的鲜明主题。

《奔腾的海骝马》，中华民族向上向善心力的旷世牧歌！

同样的音高，借助节奏的变化，可以抒

己仿佛都能从中汲取力量。

四、场景营造：从“小家”到“大家”，沉淀中融合精神智慧

开篇的“一家人的日常”，是蒙古包旁最质朴的生活画面：奶奶在吟唱长调，小女孩依偎在侧，小男孩躲在羊毛堆后面玩捉迷藏，父亲在草垛上小憩……随着场景推进，“一家人的日常”扩展为“一群人的生活”：拉琴的老人、熬茶的额吉、劳作的青年，不同年龄、不同民族的人相聚在一起，共享生活的美好。此时，“家”的概念被延伸。交融，从来不是宏大的命题，而是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，藏在邻里相亲、家人相守的温情里。在共同的生活里，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。

五、道具运用：从传承到共享，延续中升华情感寄托

玩具小马与草原小花，是节目串联主题的核心意象。玩具小马在祖孙、父女、童年伙伴之间的三次传递，层层递进地诠释了融合的情感内涵，象征各民族文化从独守走向共享，预示着融合精神在下一代延续。

草原小花在“引子”中用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它看起来像是蒲公英，风把它的种子吹落在大地上，它会随处生长，很像人类在不断迁徙中的落地生根、彼此滋养。两件道具以小见大，让抽象的融合主题变得温暖具象，直抵人心。

六、大屏视觉：从草海到群马，流动中丰富浪漫意境

大屏视觉效果从金色到绿色，交织中呈

现色彩的流动，又从大漠亦或雪原幻化为群马，随着群马的奔腾，它们的耳朵、背脊在光线下游金溢彩，意境层层开阔。色彩的流转，融合，就像不同文化的互补共生，打破地域边界，兼具本土根基，又有世界胸怀。此时，歌词与大屏共同营造出万马奔腾追赶天边彩虹的画卷，诗意而浪漫。

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当“无边的草原深情似海洋”的表达接近尾声时，画外音出现了牧人的呼唤、骏马的嘶鸣和马蹄踏踏的声音，仿佛在回应远方游子的呼唤。“骏马飞越风雪茫茫”，家乡的亲人正在守望，远离家乡的游子急切奔向养育他的那片土地……观众与演员的情感达到高度共鸣——那个努力奔跑的背影仿佛就是自己，那些期盼的人群中一定也有自己至亲至爱的人。

《奔腾的海骝马》改编自蒙古族长调《四岁的海骝马》，能够经久不衰、焕新舞台，关键在于守正与创新的统一。守正，是坚守长调艺术精髓与蒙古马精神，守住文化根脉；创新，是用现代舞台、多元叙事等手段重新诠释传统，让古老曲调迸发出新生力量。守正为魂，创新为翼，唯有坚守各民族优秀文化之根，不断创新表达形式，才能让中华文化根深干壮、枝繁叶茂。

艺术鉴赏没有标准答案，一千个人眼中，有一千匹“奔腾的海骝马”。舞台上的骏马虽已奔向远方，但前行的步伐，令人久久回味。

新的一年，当人们再次俯身大地，仰望天空，奔赴新征程时，愿这匹承载着各民族深情与文化自信的骏马，驰骋向更开阔、更美好的未来，让“中华民族一家亲，同心共筑中国梦”的赞歌，响彻神州大地。



白瑾遥 李树榕

百川汇流成江海，骏马奔腾向未来

——2026央视春晚歌曲《奔腾的海骝马》赏析

◎康佳

势恢宏，将个体声音汇入集体共鸣。

从独吟到合唱，从单一民族旋律到中华民族共同赞歌，演唱形式的递进，正是各民族文化坚守本色、交融共生的艺术写照，最终汇聚成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。

二、表现形式：从家乡到世界，进取中坚定脚下力量

节目以“家乡——世界——回归家乡——共赴未来”的叙事脉络，构建内外双重融合维度。开篇立足草原日常，展现民族文化的根基与底气；随后走出草原，实现与世界的链接，回归家乡则完成精神升华，让地域视野拓展为世界眼光；最后，将个人的家乡情怀、民族的文化自信，与中华民族的世界担当融为一体。

这种“走出去”与“融进来”的辩证，正是融合的真谛：扎根本土根脉，吸纳世界养分，在交流互鉴中让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厚重，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。

三、服装设计：从“个性”到“协调”，差异中彰显包容之美

演员服饰是融合理念最直观的视觉表达。服装以蒙古族传统元素为基底，同时融入鄂伦春、达斡尔、鄂温克等多个民族的服饰符号与纹样，色彩缤纷、格调协调，既保留各民族鲜明特色，又实现整体共生。从单一元素到多元交织，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，共同构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。

当大幕再次徐徐开启，服饰各异的演员错落有致齐刷刷呈现在舞台上，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是震撼的。每一个观众仿佛都能从中看到自己，每一个自



康佳

2026年春晚，《奔腾的海骝马》以蒙古族古老长调的现代表达，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，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舞台艺术。节目从演唱、叙事、服饰、场景、道具到视听设计，层层铺展文化融合的内涵，既扎根草原烟火，又立足神州大地，生动诠释了“中华文化是主干，各民族文化是枝叶”的深刻主题。

一、演唱形式：从独吟到合唱，渐进中汇聚磅礴乐章

节目以“吟唱——独唱——小合唱——大合唱”的层次变化，展现融合发展的历程。开篇乌日娜的蒙古族长调悠远苍茫，守住了非遗本真与民族文化之根；阿如那的独唱注入新的活力，让传统曲调贴近当下叙事；蒙古包前三三两两劳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小合唱，像涓涓细流，温暖而亲切；最终95名乌兰牧骑队员的合唱气

方寸藏日月 微光向远行

——评闪小说集《向春天的火车》

素心

丙午马年的爆竹声中，一列《向春天的火车》载着我向着滚滚红尘、向着繁花似锦的新年出发了。很享受这种被文字牵引着，走进平行世界里另外一些人的人生，去体验他们故事的感觉。他们的喜怒哀乐于短小精悍的文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迟占勇在他的这本闪小说集中或红尘高歌，或奇幻传记，或世间万象，或故乡风物，也可以是红色传奇。

说起闪小说，不论是在全国，还是在内蒙古，特别是赤峰，迟占勇都是一个引以自豪的名字，《向春天的火车》是他的又一本力作。迟占勇的创作成就，亦是赤峰闪小说整体发展水平的生动缩影。作为内蒙古闪小说创作的核心阵地，赤峰本土已形成极具影响力的“赤峰闪小说现象”，成为国内公认的北方闪小说重镇。作为本土闪小说创作的推广者和引领者，他付出了很多，也收获了很多。

在当代微型小说的版图上，闪小说以极致凝练的叙事，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。《向春天的火车》，又为这一景观添加了一抹极具美感的亮色。这是一本兼具了乡土温度、人性深度与艺术精度的佳作。整部作品集以短小精悍的篇幅，承载起厚重的生活质感与丰盈的精神世界，于方寸间勾勒世间百态，在细微处点亮希望之光。

迟占勇的闪小说，最动人的底色是红尘烟火气、人性的悲悯与哲思。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没有大开大合的社会背景描写，更没有激荡的戏剧冲突，却始终将笔触扎根于当下，扎根于市井巷陌与乡村田野，不浮躁、不空洞。他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最真实的生活。他笔下的人物，大多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：爱护孩子的父亲母亲，勤劳的养蜂人、养马人，也有老邻居、老同事。他花费笔墨塑造的守望故土的乡邻、历经风雨却依旧善良的平凡生命，构成了他的创作主体。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中，活出了最率真的人性之光。作者不刻意、不做作，却于悲欢离合中呈现生活的原貌，让读者在平淡的叙事中感受到底层生命的坚韧与温度。这种贴近自然、讴歌人性的创作手法，让作品摆脱了空洞的说教和僵硬叙事，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我们知道，闪小说的核心魅力，在于“以小见大、言简意赅”，在极短的篇幅内完成叙事、塑造人物、传递其核心价值观。《向春天的火车》中的每一篇作品，都精准地践行着这一创作准则：开篇巧设悬念，抓住读者目光；叙事节奏张弛有度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鲜活场景；结尾留白含蓄，余味悠长，留给读者充足的思考空间。

在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《1938年的月饼》里，一块被悄悄藏在炕沿儿墙洞中的月饼，不仅是乱世里最微弱的温情寄托，更成为一把撕开战争残酷真相的钥匙。那方小小的、本该甜润的月饼，裹着乱世里最朴素的牵挂，也映照山河破碎、人命如草芥的悲凉。娘与杏儿生死相隔、阴阳难聚，不是寻常的离别，而是炮火无情碾过亲情、碾碎家园最痛彻心扉的见证。作家用这段刻骨铭心的悲剧故事，无声控诉着战争对世界的摧毁、对生命的践踏，也在回望苦难的同时，深情讴歌、由衷褒奖着我们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稳，让后人在历史的映射与隐痛中，更懂得珍惜眼前安宁，珍重平凡岁月里的幸福。

《消失了的世界》像一记温柔又清醒的耳光，把从麻木里拽出来。作家用一场车窗霜花上的幻梦，构建了两个对立的世界：一边是不染尘埃、男耕女织的田园净土，一边是物欲横流、尾气弥漫的现代喧嚣。梦里的自己是格格不入的“外星人”，带着一身世俗的浮躁，闯入本该属于心灵的原乡；而当那片象征污染与破坏的黑云袭来，美好瞬间崩塌，梦醒之后，窗外依旧是车流滚滚、尘土飞扬的现实。文章没有激烈的指责，却藏着最深的叹息：我们亲手弄丢了最珍贵的自然与宁静，在追逐物质的路上，把灵魂落在了那个消失的世界里。短短600字，一个“外星人”的设置，道尽了现代人内心的孤独、愧疚与无奈，既是对纯净美好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当下生活无声的叩问。我们究竟在奔向何处，又失去了什么？

集中还有很多佳作值得细品：书写坚韧生命的《绝不放弃》；刻画民间情怀的《戏迷老郭》，都做到了短而不空、小而厚重，在有限的文字里，容纳了历史的温度、人性的深度与生活的广度。这种高度凝练的艺术表达，正是闪小说最珍贵的品质，也是作者创作功力的直接体现。

作品集以《向春天的火车》为名，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隐喻。人们总是急着追问，去向何方，路在哪里？却忘记了观赏沿途的风景，那些风、云、炊烟与晚霞都是不可错过的人生体验。火车的价值在于行驶，是远行的载体，是前行的象征，承载着人们对未知的向往、对未来的期盼，而人生的价值在于美好的经历。春天，则是温暖、希望与新生的代名词，是所有困顿与阴霾的最终归宿。火车的每一次到站，都是为了下一次出发，告别过去，才能遇见新的同路人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。在迟占勇的文字里，这列“火车”穿梭于乡土与市井、过往与当下，载着平凡人最朴素的愿望，一路向着光亮前行。书中的人物或许会遭遇挫折，会面临困境，也会在生活中跌跌撞撞，但他们从未熄灭心中的光亮，始终保持着向善、向上、向前的力量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，让整部作品集摆脱了小叙事的局限格局，升华为对生命、对时代的叩问与关照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当下，为读者带来了治愈人心的力量。

在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，《向春天的火车》为闪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。它既坚守了文学的审美品格与人文情怀，又适配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统一。迟占勇用文字证明，闪小说绝非简单的“小文章”，而是可以容纳大千世界、承载人间真情的文学载体。他以乡土为根基，以生活为源泉，以善意为笔墨，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汇聚成炬，照亮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，也让闪小说这一微小文体，在大地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

典評

文艺评论

人文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）